

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) 便是，雖然譯者序言中說是爲了可讀，把原文中不少長篇累贅的文字刪去不用，但我驚訝於這本好書竟有一半的「長篇累贅文字」！而且竟有整個大節都是「長篇累贅文字」。讀者有權要求譯者說明刪去那些及刪去的理由（雖然別人不一定贊同，但至少說明是必須的）。一個負責的譯者必須做到這一點。

本來，譯介西書的態度要敬業、負責，等都是不必要討論的，一些優秀的翻譯作家已給我們留下良好的風範。在這種敬業精神式微的風氣下，我們除了要求那些「勇敢」的譯者拿出良心和自量力（不止語文，還包括譯品的內容所涉及的學識）外，希望「書評書目」能更加强職司風憲的任務，鼓勵優良的譯作，痛擊不負責任的譯作。

路該往那裏走

無欲

從歷史上看，不管那個時代多麼混亂，只要知識份子能够堅持原則，那個時代總是能逐漸進步，逐漸安定的。但現在爲什麼社會風氣日漸奢華？以我們國民平均所得，我們本不該

有森立壁連的觀光大飯店、廣東茶樓，亦不該有櫛比通戶的咖啡廳和委託行。歸結到最後，我們知道原因在於社會貧富不均現象過份膨脹，一般人只注意生活的享受，而忽略了文化的理想。

我們要想打破近萎靡的氣氛，只有不斷的詢問：路該往那裏走？傳統社會的秩序開始急驟的變動，我們面對未來不斷的挑戰，不斷的震撼，尤其需要不斷地問：路該往那裏走？

反看許多從事哲學、藝術的朋友還躲在狹隘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中；很多文學工作者還留在抽象的符號文字中，尋求神秘的美感；很多生活在現實中的人，却走入朦朧玄無的神界中，不肯正視社會的痛楚和進步，這些我們都可以說是「時代精神的污穢」。

為什麼我們必須時常思考自己，必須時常反省自己？歸結到最後，只有一個原因：爲了不使自己迷失、徬徨和虛假，爲了不使自己成爲製造污穢現象的一份子。

當現在社會處處奢華，處處考慮價格意義，亦正是人類靈魂頹廢的時候。空氣中充滿了污染，我們可以加強消除煤煙廢氣！食水中充滿了惡穢，我們可以加強過濾消毒和禁止工廠製造有毒的污水。但人類精神萎縮了，却不是立法就可以解決的。

那麼，我們只有不斷的詢問：路該往那裏走？

尤其是當社會秩序與社會結構開始急驟地變動時，尤其需要這種自我追尋的勇氣。自我詢問並不是自我否定，而是要在「失落瀰佈」的時代現象中，找到積極的自己，肯定自己，建立文化的理想。

一個時代喪失了這種自我詢問的精神，這個時代必然偏促得可怕。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如果喪失了這種自我詢問的精神，知識份子的「指點社會趨向」的意義便喪失殆盡。

而我們這個時代，教育失去了理想，文化失去了創造力；（每當想到大學生只顧及分數和出路，只想到出國和高薪，而從不會檢討自己究竟讀了多少書有什麼能力和抱負，就無由的悚然驚心。）如果我們還不肯詢問自己，路該往那裏走？我們又怎能肯定自己可以奉獻什麼給時代、給社會呢？

雖然各人該站在自己的立場努力，其實原則是一樣的。就是把良心拿出來，就是拿出知識份子該有的人格和理想來支撐時代的虛幻。沒有知識份子的良知做時代的支柱，時代必然灰暗得可怕。所以我們該走的路只有一條，就是走光明路，就是走積極路。

路也許還有無數，但方向絕對是唯一的，就是「獻身於國家民族的需要」，使社會成爲一個充滿文化理想、有積極精神的均富社會。